





漢書四十一 卷四十一 直周張傳第十六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萬石君石奮其父趙人也趙亡徙溫師古曰溫縣在河內之高祖東擊

項籍過河內時奮年十五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

恭敬問曰若何有師古曰若汝也有何戚屬對曰有母不幸失明家貧

有姊能鼓瑟高祖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

其姊為美人以奮為中涓受書謁師古曰中涓官名主居

謂令奮受之也涓音蠲徙其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姻戚者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

戚以姊為美人故也奮積功勞孝文時官至太中大夫無

文學恭謹舉無與比張晏曰舉朝無比也師古曰舉皆也東陽侯張相如為

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傅者皆推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

位以奮為九卿迫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

奮長子建次甲次乙次慶師古曰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皆以馴行

孝謹師古曰馴音順也音巡官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

二千石人臣尊寵迺舉集其門凡號奮為萬石君師古曰集合也

凡最計也摠合其一門之計五人為二千石故號萬石君孝景季年萬石君以上大夫

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師古曰豫朝請過宮門闕必下車趨

見路馬必軾馬師古曰路馬天子路車之馬軾謂撫軾蓋為敬也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謂讓為便

坐師古曰便坐於便側之處非正室也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

祖固謝罪改之迺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

也師古曰申申整勅之兒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許慎云古欣字也

與閭閻同謹敬之貌也音牛巾反唯謹師古曰唯以謹敬為先上時賜食於家必稽

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師古曰執喪猶言持喪服也禮記曰

執親之喪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

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為不及也師古曰質重也建元二年郎中令

王臧以文學獲罪皇太后張晏曰實太后太后以為儒者文多質

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迺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

慶為內史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師古曰恙憂病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文頴曰郎官五日一入子舍師古曰入子舍若今言諸房矣竊問

前漢書卷之六

侍者取親中帶廁諭身自澣洒服虔曰親身之衣也蘇林

諭行清也孟康曰廁行清諭中受糞函者也東南人謂盥

木空中如曹謂之諭晉灼曰今世謂反門小袖衫為侯諭

師古曰親謂父也中帶若今言中衣也廁諭者近身

之小衫若今汗衫也蘇音晉說足矣洒音先禮反復與

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為常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

言屏人乃言極切師古曰有可言至廷見如不能言者師

曰廷見謂當上以是親而禮之萬石君徙居陵里師古曰

朝而見時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

肉袒謝請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師古曰

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固當師古曰此深責之也言廼謝罷慶師古曰慶及諸子

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元朔五年卒建哭泣哀思杖廼能

行歲餘建亦死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

郎中令奏事下師古曰建有所奏上而建讀之驚恐曰書

馬者與尾而五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者而五建時上書誤

凡五今廼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慶

為太僕御出師古曰為上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

舉手曰六馬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出為齊相
齊國慕其家行不治而齊國大治師古曰不治為立石相
祠元狩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傳者慶自沛守為太子
太傅七歲遷御史大夫元鼎五年丞相趙周坐酎金免制

詔御史萬石君先帝尊之子孫至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牧丘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脩古神祠封禪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法兒寬等推文學九卿更進用事師古曰更音工反事不開決於慶慶醇謹而已師古曰醇音厚也音純專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咸宣服虔曰咸音咸損之減師古曰治所忠及咸宣二不能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關東流民三百萬口無名數者四十萬師古曰名數若今戶籍公卿議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師古曰適讀曰上以為慶老謹不能與其議讀曰豫乃賜丞相告

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請者慶慙不任職上書曰臣

幸得待罪丞相疲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廩空虛民多流亡

罪當伏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上報曰聞者河水滔陸晉灼曰滔漫也師古曰滔漫音莫干反泛濫

十餘郡隄防勤勞弗能墜塞師古曰墜音墜因朕甚憂之是故巡

方州張晏曰四方之州也禮高嶽通八神以合宣房孟康曰八

神郊祀志八神也於宣房宮合祀之師古曰此說非也自言致禮中岳通敬八神耳合宣房者於宣房塞決河也事

見溝志濟淮江歷山濱海師古曰濱音賓又音頻問百年民

所疾苦惟吏多私徵求無已師古曰惟思也去者便居者擾

故為流民法以禁重賦師古曰徵求在舊居者則見煩擾故

朝廷特為流人設法又禁吏之重賦也乃者封泰山皇

天嘉祝神物並見也師古曰賜朕方答瑞應未能承意師古曰

日言自脩整以報瑞應是以切比閭里知吏姦邪師古曰

也音頻委任有司然則官曠民愁盜賊公行師古曰

其官往年觀明堂赦殊死無禁錮咸自新與更始今流民

愈多計文不改蘇林曰校戶口文書不改減也如淳曰郡

是君不繩責長吏而請以興徙四十萬口捶蕩百姓師古曰

也動孤兒幼年未滿十歲無罪而坐率服虔曰率坐刑法也

古曰幼年無罪坐為父兄朕失望焉今君上書言倉庫城

郭不充實民多貧盜賊眾請入粟為庶人居相位不能理

請入粟贖罪退為庶人夫懷知民貧而請益賦師古曰動危之而辭

位師古曰搖動百姓使欲安歸難矣事師古曰以此危難之

君其反室師古曰若此自謂慶素質見詔報反室自以為

得許欲上印綬掾史以為見青甚深而終以反室者醜惡

之辭也或勸慶宜引決師古曰慶甚懼不知所出遂復起

視事慶為丞相文深審謹無他大略後三歲餘薨諡曰恬

侯中子德慶愛之上以德嗣後為太常坐法免國除慶方

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

稍以罪去孝謹衰矣

衛綰代大陵人也以戲車為郎事文帝服虔曰力士能扶

也戲車若今之弄車之技師古曰二說皆非功次遷中郎將醇謹無它師古曰無它餘

志念也師古曰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

曰恐文帝謂豫師古曰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

景帝立歲餘不孰何綰服虔曰不問也李奇曰孰誰也何

借問耳師古曰綰曰以謹力師古曰自勉力為師古曰景帝幸上林詔中

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驂乘乎師古曰言何綰

曰臣代戲車士幸得功次遷待罪中郎將不知也上問曰

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師古曰言次師古曰對曰死罪

實獲上賜之劔綰曰先帝賜臣劔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劔入

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劔者人所好故

師古曰馳也延也師古曰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劔劔常盛未嘗服也師古曰

師古曰謂在削室之中也師古曰盛師古曰郎官有譴常蒙其罪師古曰蒙師古曰不與

它將爭有功常讓它將上以為廉忠實無它腸師古曰腸之內無

他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將將河間兵擊

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封綰為建陵侯明年上

廢太子誅栗卿之屬師古曰太子廢為臨江師古曰上以綰為長

者不忍乃賜綰告歸而使到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東

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遷為御史大夫五歲代桃

侯舍為丞相師古曰朝奏事如職所奏師古曰言守師古曰然自

初宦以至相終無可言師古曰不能有所興建及廢罷上以為敦厚可相

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帝立建元

中丞相以景帝病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而君不任職師

曰天子不親政則丞相當理之而縮不申其冤免之後薨謚曰哀侯子信嗣坐酌

金國除

直不疑南陽人也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其同

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師古曰疑其盜取不疑謝有

之師古曰告云實取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

此稱為長者稍遷至中大夫朝廷見人或毀不疑師古曰謂

廷大朝見之曰不疑狀貌甚美然特母柰其善盜嫂何也

時而人毀之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時

謂私之盜

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史大夫天子

脩吳楚時功封不疑為塞侯師古曰塞音先代反武帝即位與丞相

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之

知其為吏迹也不好立名稱為長者薨謚曰信侯傳子至

孫彭祖坐酎金國除

周仁其先任城人也以鑿見師古曰見於天子景帝為太子時為

舍人積功遷至太中大夫景帝初立拜仁為郎中令仁為

人陰重不泄服虔曰質重不泄人之陰謀也張晏曰陰重

也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疾時所生也師古曰張服二說皆非也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

也其類常衣弊補衣溺袴期為不潔清師古曰故為不潔清

也溺讀曰尿尿者以是得幸入卧内於後宮祕戲仁常

在旁終無所言師古曰是上時問人師古曰問以仁曰上

自察之然亦無所毀如此言毀之故云上自察之景帝再

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然終常讓不敢受也諸

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立為先帝臣重之師古曰重

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子孫咸至大官

張歐字叔孟康曰歐音驅高祖功臣安丘侯說少子也師古曰說

歐孝文時以治刑名侍太子師古曰劉向別錄云申子學

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經說者云刑刑然其人

長者景帝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中代韓安國為

御史大夫歐為吏未嘗言按人劓以誠長者處官師古曰

之師古曰退令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而封之如淳曰

若不見者也晉灼曰面對囚讀而封之使其聞見死而無

恨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面謂借之也言不忍視之與

馬童面其愛人如此老篤請免天子亦寵以上大夫祿歸

老子家家陽陵子孫咸至大官

贊曰仲尼有言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師古曰論語載

疾也敏其萬石君建陵侯塞侯張叔之謂與讀曰敏與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至石建之澣衣周仁為垢汙

君子譏之

前漢傳卷七

萬石衛直周張傳第十六

其意不備而致不...

文三王傳第十七

班固

漢書四十七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文皇帝四男，竇皇后生孝景帝，梁孝王武，諸姬生代孝

王參，梁懷王揖。

師古曰：不得其姓氏，故曰諸姬。言在諸姬之列者也。解在高五王傳。

梁孝王武，以孝文二年與太原王參、梁王揖同日立，武為

代王。四年徙為淮陽王，十二年徙梁，自初王通歷七十一

年矣。

師古曰：揔數其為王之年。

孝王十四年入朝，十七年，十八年，比年

入朝，留。

師古曰：比，頓也。留謂留在京師。

其明年乃之國，二十一年入朝，二

十二年文帝崩，二十四年入朝，二十五年復入朝，是時上

未置太子，與孝王宴飲，從容言曰：

師古曰：從，音千容反。

千秋萬歲後

傳於王王辭謝雖知非至言然心內喜太后亦然其春吳

楚齊趙七國反先擊梁棘壁地名殺數萬人梁王城守

睢陽師古曰據睢陽城而自守而使韓安國張羽等為將軍以距吳楚

吳楚以梁為限不敢過而西與太尉亞夫等相距三月吳

楚破而梁所殺虜略與漢中分孟康曰梁所虜吳楚之捷略與漢同明年漢

立太子梁最親有功又為大國居天下膏腴地北界泰山

西至高陽蘇林曰陳留北縣四十餘城多大縣孝王太后少子愛

之賞賜不可勝道師古曰道謂言於是孝王築東苑方三百餘里

廣睢陽城七十里師古曰更廣大之也晉太康地記云城方十三里梁孝王築之鼓倡節杵而後

下和之者稱睢陽曲今踵以為大治宮室為復道自宮連

於平臺三十餘里如淳曰平臺在大梁東北離宮所在也晉灼曰或說在城中東北角師古

曰今其城東二十里所有故臺基其得賜天子旌旗從千

乘萬騎出稱警入言趨師古曰警者戒肅也趨止行人也

注皇帝輦動左右侍唯陛者稱侯於天子師古曰疑招延

四方豪桀自山東游士莫不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

師古曰言公孫詭多奇邪計初見日王賜千金官至中

尉號曰公孫將軍多作兵弩弓數十萬而府庫金錢且百

鉅萬師古曰鉅萬百萬也珠玉寶器多於京師二十九年

十月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乘輿駟迎梁王於關下鄧展

持駟馬往也臣瓚曰稱乘輿駟則車馬皆往言四不駕既

六馬耳天子副車駕四馬師古曰輿即車也瓚說是

朝上疏因留以太后故入則侍帝同輦出則同車遊獵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謁者著引籍出入天子殿門師古曰著音竹略反

與漢宦官亡異十一月上廢栗太子太后心欲以梁王為

嗣大臣及爰盎等有所關說於帝太后議格服虔曰格者格闕張晏曰

止也蘇林曰音閣師古曰蘇音張說是孝王不敢復言太后以嗣事師古曰不敢更

以此事言於太后事祕世莫知迺辭歸國其夏上立膠東王為太

子梁王怨爰盎及議臣迺與羊勝公孫詭之屬謀陰使人

刺殺爰盎及他議臣十餘人賊未得也於是天子意梁師古曰

曰意逐賊果梁使之遣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事捕公疑也

孫詭羊勝皆匿王後宮使者責二千石急梁相軫丘豹師古曰

曰姓軒丘名豹及內史安國師古曰即韓安國皆泣諫王王迺令勝詭皆

自殺出之上由此怨望於梁王師古曰望謂責而怨之梁王恐迺使

韓安國因長公主謝罪太后然後得釋上怒稍解因上書

請朝既至關茅蘭說王服虔曰茅蘭孝王大夫也使乘布車張晏曰布車降服自

比喪人也從兩騎入匿於長公主園漢使迎王王已入關車騎

盡居外外不知王處太后泣曰帝殺吾子帝憂恐於是梁

王伏斧質之闕下謝罪然後太后帝皆大喜相與泣復如

故悉召王從官入關然帝益疎王不與同車輦矣三十五

年冬復入朝上疏欲留上弗許歸國意忽忽不樂北徂梁

山有獻牛足上出皆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薨張晏

曰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而干上也此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為梁也牛者丑之畜備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孝王慈孝每聞太后病口不能食常欲留

長安侍太后太后亦愛之及聞孝王死實太后泣極哀不

食曰帝果殺吾子帝哀懼不知所為與長公主計之迺分

梁為五國盡立孝王男五人為王女五人皆令食湯沐邑

奏之太后太后迺說為帝壹餐師古曰說讀曰孝王未死

時財以鉅萬計不可勝數及死藏府餘黃金尚四十餘萬

斥他財物稱是

代孝王參初立為太原王四年代王武徙為淮陽王而參

徙為代王復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師古曰如文五年一

朝凡三朝十七年薨子共王登嗣師古曰共二十九年薨

子義嗣元鼎中漢廣關以常山為阻師古曰依徙代王於

清河是為剛王并前在代凡立四十年薨子頃王湯嗣二

十四年薨子年嗣地節中冀州刺史林奏年為太子時與

女弟則私通及年立為王後則懷年子其壻使勿舉師古

也則曰自來殺之壻怒曰為王生子自令王家養之則送

兒頃太后所師古曰頃王之后年相聞知禁止則令不得

入宮師古曰相年使從季父往來送迎則師古曰宗連年

不絕有司奏年淫亂年坐廢為庶人徙房陵與湯沐邑百

戶立三年國除元始二年新都侯王莽興滅繼絕白太皇

太后立年弟子如意為廣宗王奉代孝王後莽篡位國絕
梁懷王揖文帝少子也好詩書帝愛之異於他子五年一

朝凡再入朝因墮馬死立十年薨無子國除明年梁孝王

武徙王梁○梁孝王子五人為王太子買為梁共王師古曰共

讀曰次子明為濟川王彭離為濟東王定為山陽王不識

為濟陰王皆以孝景中六年同日立北齊野史

梁共王買立十年薨子平王襄嗣濟川王明以垣邑侯立

七年坐射殺其中尉有司請誅武帝弗忍廢為庶人徙房

陵國除濟東王彭離立二十九年彭離驕悍師古曰悍勇也昏暮

私與其奴亡命少年數十人行剽師古曰剽劫也音頻妙反殺人取財

物以為好如淳曰以是為好喜之事所殺發覺者百餘人

國皆知之莫敢夜行所殺者子上書告言有司請誅武帝

弗忍廢為庶人徙上庸國除為大河郡山陽哀王定立九

年薨亡子國除濟陰哀王不識立一年薨亡子國除孝王

支子四王皆絕於身師古曰支子謂非正嫡也

梁平王襄母曰陳太后共王母曰李太后李太后親平王

之大母也師古曰大母祖母也恭王即李太后所生故云親祖母也而平王之后曰任

后任后甚有寵於襄初孝王有鬻尊應劭曰詩云酌彼金鬻鬻盡雲雷之象以

金飾之也鄭氏曰上蓋刻為山雲雷之象師古曰鬻說是也鬻古雷字直千金戒後世善寶

之母得以與人師古曰寶守也任后聞而欲得之李太后曰先

之

王有命母得以尊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王襄直使人開府取尊賜任后又王及母陳太后事

李太后多不順有漢使者來李太后欲自言王使謁者中

郎胡等遮止閉門李太后與爭門措措晉灼曰許慎云措

師古曰音壯客反太后啼諱師古曰諱音火故反不得見漢使者李

太后亦私與食官長及郎尹霸等姦亂王與任后以此使

入風止李太后師古曰風讀曰諷李太后亦已師古曰已止也後

病薨病時任后未嘗請疾張晏曰請問也薨又不侍喪元朔中睢

陽人犴反師古曰犴姓反名也犴音岸人辱其父而與睢陽太守客俱

出同車犴反殺其仇車上亡去睢陽太守怒以讓梁二千

石二千石以下求反急執反親戚反知國陰事迺上變告

梁王與大母爭尊狀時相以下具知之欲以傷梁長吏書

問天子下吏驗問有之公卿治奏以為不孝請誅王及大

后師古曰陳太后天子曰首惡失道任后也朕置相吏不逮師古曰逮

及也言其無以輔王故陷不誼不忍致法削梁王五縣奪

王太后湯沐成陽邑梟任后首于市中郎胡等皆伏誅梁

餘尚有八城襄立四十年薨子頃王無傷嗣十一年薨子

敬王定國嗣四十年薨子夷王遂嗣六年薨子荒王嘉嗣

十五年薨子立嗣鴻嘉中太傅輔奏立一日至十一犯法

臣下愁苦莫敢親近不可諫止願令王非耕祠法駕母得

前漢傳古

出宮盡出馬置外苑收兵杖藏私府母得以金錢財物假
賜入事下丞相御史請許師古曰許奏可後數復毆傷郎
師古曰毆擊音一口反夜私出宮傳相連奏坐削或千戶或五百戶
如是者數焉荒王女弟園子為立舅任寶妻寶兄子昭為
立后數過寶飲食報寶曰我好翁主師古曰諸王女皆稱
也欲得之寶曰翁主姑也法重立曰何能為師古曰言罪
遂與園子女積數歲永始中相禹奏立對外家怨望有惡
言有司案驗因發淫亂事奏立禽獸行請誅太中大夫谷
永上疏曰臣聞禮天子外屏不欲見外也師古曰屏謂當
者也外屏於是故帝王之意不窺人閨門之私聽聞中門外為之毒

之言應邵曰中蕭材捕在堂之中也晉灼曰詩以為夜

反春秋為親者諱詩云戚戚兄弟莫逮其爾師古曰小

戚戚內相親也爾近也言王族親清無疎遠背昵近也今梁王年少頗有狂病始以

惡言按驗既亡事實而發閨門之私非本章所指王辭又

不服猥強効立傳致難明之事師古曰傳獨以偏辭成臬

斷獄亡益於治道汗蟻宗室孟康曰蟻音漫師古以內亂

之惡披布宣揚於天下非所以為公族隱諱增朝廷之榮

華昭聖德之風化也臣愚以為王少而又同產長年齒不

倫梁國之富足以厚聘美女招致妖麗父同產亦有恥辱

之心師古曰言其姑亦案事者迺驗問惡言師古曰本所

定之何故得自發舒師古曰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

言耳師古曰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

治上也如淳曰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

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

法師古曰而反命於下吏師古曰狀付有司也師古曰以廣公族

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汗亂之恥師古曰元廷中立復以公事

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廷中立復以公事

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音丁禮反師古曰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

背畔亡異師古曰背音不首謂不伏其罪也師古曰驕慢不首主令與

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

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師古曰至于再三

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匱中

是之何故，猥自發舒。師古曰：以三者揆之，殆非人情。疑有言耳。所迫切，過誤失言。文吏躡尋，不得轉移。萌牙之時，加恩勿治。上也。如淳曰：覆蓋之則計之上。既已案驗，舉憲宜及。王辭不服，詔廷尉選上德通理之吏，更審考清問，著不然之效，定失誤之法。師古曰：使著還反，以廣公族。附疏之德，為宗室刷汙亂之恥。師古曰：刷謂拭刷。甚得治親之誼。天子由是寢而不治，居數歲元廷中立，復以公事怨相掾及睢陽丞使奴殺之，殺奴以滅口。凡殺三人，傷五人手，毆郎吏二十餘人。上書不拜，奏謀篡死罪囚。師古曰：篡有司請誅，上不忍，削立五縣。哀帝建平中立，復殺人天。

手遣廷尉賞大鴻臚，由持節即訊。師古曰：就問也。至移書傳相中尉曰：王背策戒。師古曰：初封時策書有戒勅之言。諄暴妄行。師古曰：諄乘連犯大辟，毒流吏民。比比蒙恩，不伏重誅。猶類也。此不思改過，復賊殺人，幸得蒙恩，丞相長史大鴻臚丞即問王陽病抵調置辭。師古曰：抵距也。調誣諱也。驕嫚不首，主令與背畔亡異。師古曰：不首謂不伏其罪也。主令者於法令之條與背畔無異也。首音失救反。次下亦同。丞

相御史請收王璽綬，送陳留獄。明詔加恩，復遣廷尉大鴻臚雜問。今王當受詔置辭，恐復不首實對。書曰：至于再三，有不用，我降爾命。師古曰：此周書多方篇之辭也。言我教也。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廩中。

命傳相中尉皆以輔正為職。虎兕出於匣，龜玉毀於廩中。

是誰之過也

師古曰此論語孔子責冉有季路之辭也言

過邪喻輔相人者當能持危扶顛也書到明以誼曉王敢復懷詐罪過益深

傳相以下不能輔導有正法立惶恐免冠對曰立少失父

母孤弱處深宮中獨與宦者婢妾居漸漬小國之俗加以

質性下愚有不可移之姿師古曰言不從化也論語稱往

者傳相亦不純以仁誼輔翼立大臣皆尚苛刻刺求微密

讒臣在其間左右弄口積使上下不和更相眄伺師古曰

為宮殿之裏毛釐過失亡不暴陳當伏重誅以視海內師古曰

曰視讀數蒙聖恩得見賞赦師古曰賞謂寬其罪今立自知賊殺中

郎曹將冬月迫促貪生畏死即詐僵仆陽病師古曰僵仆

薑介微幸得踰於湏臾師古曰與得踰也謹以實對伏湏重

誅師古曰湏待也時冬月盡其春大赦不治元始中立坐與平帝

外家中山衛氏交通新都侯王莽奏廢立為庶人徙漢中

立自殺二十七年國除後二歲莽白太皇太后立孝王玄

孫之曾孫沛郡卒史音為梁王奉孝王後莽篡國絕

贊曰梁孝王雖以愛親故王膏腴之地師古曰太后愛子

親然會漢家隆盛百姓殷富故能殖其貨財廣其宮室車

服然亦僭矣怙親亡厭牛禍告罰卒用憂死悲夫

文三王傳第十七

又三下...
 邪...
 實曰...
 立自...
 漢書四十八

賈誼傳第十八

班固

漢書四十八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師古曰：屬，

為文也。屬音之欲反。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師古曰：屬，

美也。甚幸愛。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

師古曰：治平，言其政治和平也。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師古曰：事之，

徵以為廷尉。廷尉廼言誼年少，頗通諸家之書。文帝召以

為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師古曰：謂

下及遺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

出。諸生於是以為能。文帝說之。師古曰：說，超遷歲中至太

中大夫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定官名興禮樂廼草具其儀法師古曰草色上謂創造之

畫數用五為官名悉更奏之師古曰文帝謙讓未皇也師古曰皇暇也自以然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為不當改制

發之於是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師古曰絳灌周勃也灌灌嬰也東陽侯張相如也馮敬時為御史大夫廼毀誼曰

維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疎之不用其議以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適去師古曰適音適

其下意不自得及度湘水師古曰湘水出零陵入江也為賦以弔屈原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師古曰離騷也憂動曰騷

而作其終篇曰已矣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以自諭師古曰諭也其辭曰恭承嘉惠兮敬也嘉惠

謂也師古曰埃罪長沙師古曰埃侯字侯待也次聞屈原兮自湛汨羅師古曰汨羅水名在長沙羅縣故

古側字汨水名在長沙羅縣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師古曰造至也言至湘水而因託其流也造音千到反

無中正之道師古曰周無也極中也烏虜哀哉兮逢時不祥師古曰烏虜音尺夷反鴟音干驕反

鸞鳳伏竄兮鴟鴞師古曰鸞音尺夷反鴟音干驕反休聞葺尊顯兮讒諛得志師古曰關音吐蓋反葺音人勇反賢

聖逆曳方方正倒植師古曰植立也音植謂隨夷溷兮師古曰隨音時湯以天下讓而不受夷伯夷也音胡困反謂跼蹐廉師古曰李音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師古曰

秦大盜也楚之大盜為莊橋師古曰路音之石及莫邪為

鑄音居畧反莊周云盜頭柳下惠之弟蓋寓言也莫邪為

鉞也應劭曰莫邪吳大夫鉞刀為鉞晉灼曰世俗謂利為

反吁嗟默默生之亡故兮應劭曰默默不得意也師古曰

生先也幹棄周鼎師古曰幹音管寶康瓠兮鄭氏曰康瓠瓦盆底

音五列反曰騰騰駕罷牛駮寒驢兮師古曰罷讀也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師古曰鹽車也章父薦履漸不可久兮師古曰章父

冠乃居下履反嗟若先生獨離此咎兮師古曰嗟各差也

難遭也師古曰諄曰諄李奇曰諄告也張晏曰諄離已矣國其莫

吾知兮師古曰一國之子獨壹鬱其誰語師古曰壹鬱鳳

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師古曰縹縹輕也

之神龍兮師古曰龍重也師古曰九泐淵潛以自珍

音昧張晏曰日潛藏也面蠖獮以隱處兮服處曰蠖音梟應劭曰蠖獮

蠖獮從神龍遊也夫豈從蝦與蛭演服處曰蛭音亦孟康曰

龍自絕於蠖獮况從蝦與蛭演師古曰蝦亦水虫也

謹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

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蘇林曰般音槃孟康

紛構讒意也師古曰般孟音是也亦夫子之故也亦夫子

不如麟鳳之故離此咎也師古曰亦猶屈原耳歷九州而相其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師古曰言往長沙為博不足哀傷何用

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師古曰千仞言其極高

德之險微兮，遂增擊而去之。師古曰：增，重也。言見苛細之

去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應劭曰：八尺曰尋，倍

淮為汙，音一故反。橫江湖之鱣鯨兮，固特制於螻蟻。鱣如淳曰

反又音一故反。鱣，魚名，無鱗，口在腹下。鯨，魚名，長者數里，音

况小朝主，不審大魚而橫鱣鯨於汙，瀆必為螻蟻所制。以

曰鱣音竹，連反。字或作鱣，鱣亦大魚也。音滂，又音彙。螻音

蛄也。蛄，謂蟻。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止於坐隅。師古

音才反。服似鴉，俗因形名之曰服，不能遠飛，行不出域也。不

祥鳥也。誼既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

得長，迺為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闕之歲，四月孟夏，應劭曰：孟

卯為單闕，師古曰：庚子日斜，服集余舍。孟康曰：日映時，止于坐隅

貌甚閒暇。師古曰：閒，閑也。異物來，碎私怪其故。孟康曰：碎，音發

書古之讖言其度。師古曰：讖，驗也。有徵驗。曰野鳥入室，主

人將去，問於子服，余去何之。師古曰：子服者，言如其美稱也。吉虜告我凶

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師古曰：淹，遲也。服迺太息，舉首奮翼

口不能言，請對以意。師古曰：意，字也。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

流而遷，或推而還。師古曰：幹，音管。幹，形氣轉續變化而嬗。

胡可勝言。師古曰：其理深微，不可盡言。胡，何也。言禍兮福所倚，福

兮禍所伏。師古曰：此老子德經反。憂喜聚門，吉凶同城。師古

禍福相因，彼吳疆大夫，羞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

言凶不定，彼吳疆大夫，羞以敗粵，棲會稽，句踐伯世。師古

稽山名也。白。踐。吳之難保於此。斯游遂成。卒被五刑。應
 山故曰棲也。句音鉤。伯讀曰霸。日李斯西遊於秦。身登相位。二
 世時為趙高所讒。身伏五刑。傳說晉靡廼相武丁。張晏
 靡刑名也。傳說被刑。築於傳巖。武丁以為已。夫禍之與福
 相師。古曰胥靡相隨之刑。解在楚。元王傳。何異糾纏也。
 臣瓚曰。禍福相為表裏。如糾繩索。相附會。命不
 可說。孰知其極。師古曰。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師古曰。言水
 盡不能浸潤。矢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烝。雨降糾錯。相紛
 之激發。則去遠。天鈞播物。塊北無垠。如淳曰。陶者作器於鈞上。此以造化
 齊也。師古曰。今造瓦者謂所轉者為鈞。言造化為天不可
 入亦猶陶之造瓦耳。塊音烏。朗反。北音於。豎反。且夫天
 與慮道不可與謀。遲速有命。烏識其時。師古曰。烏。且夫天
 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師古曰。以喻合散消

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而孟

曰。控。引也。揣持也。言人生忽然何足引持。自貴惜也。如淳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師古曰。患。小智自矜。賤彼貴我。達人

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臣瓚曰。以。身。夸者死

權品。庶每生。悲。孟康曰。謂夸泰也。莊子曰。權勢不尤。則夸者

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孟康曰。怵。為利所誘。誅也。迫。迫貧賤

成。或曰。怵。怵揚也。音丑。出反。其義兩。大人不曲意。變齊同

愚士繫俗。儻若囚拘。李奇曰。儻。音塊。蘇林曰。音人。肩。樞。至

入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意。李奇曰。惑。惑東西

也。師古曰。噴。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

也。師古曰。噴。說。是也。意合韻音於。力反。真人恬漠。獨與道

息師古曰恬安也漢靜也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師古曰絕聖弃智而亡其身也

先合韻音反寒廓忽荒與道翔翔師古曰音呼廣反乘流則逝得坎則

止孟康曰易坎為險遇險難而止也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師古曰休息也澹虛若深淵之靚汜庫

若不繫之舟師古曰澹安也音徒濫反不以生故自保養

空而浮服虔曰道家養也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帶芥何

足以疑師古曰帶音尹芥反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

上方受釐坐宣室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釐祭餘肉也漢儀注祭天地五時皇帝不

鬼神之本誼具道所以然故至夜半文帝前席師古曰漸促近

誼聽說其言也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及也廼

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傳之

數問以得失師古曰數朝問以國家之事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

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師古曰擬比也淮南

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師古曰匡正也

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息者六若其它皆理而傷道者難

徧以疏舉師古曰言不盡條記也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師古曰

非愚則諛師古曰實謂治安則是愚也知皆非事實知治

者也治音直吏反此下並同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日進言者謂陳說於天子前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

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師古曰厝

故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執何以異此本末外逆首

尾衝決國制搶攘蘇林曰搶音齊濟陰人曰搶音搶

師古曰晉音是倫音非甚有紀師古曰紀理也胡可謂治陛下

何不壹令臣得執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

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師古曰言二事使為治勞智

慮苦身體之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

軌道兵革不動師古曰軌道言遵法制也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

風師古曰鄉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

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

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

祖與漢六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

親至孝也應劭曰六親父母兄弟妻子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

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師古曰程式也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

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師古曰少謂也其具可

素陳於前願幸無忽師古曰忽忘也臣謹稽之天地師古曰稽考也驗

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禹舜復生

為陛下計亡以易此師古曰易改也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鄭氏

建立國泰大其勢必固相疑也臣贊曰樹國於險固諸下

侯強大則必與天子有相疑之執也師古曰鄭說是在也

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如淳曰爽忒也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應劭曰淮南厲王長親兄之子西鄉而擊如淳曰

齊悼惠王子興居而為濟北王反今吳又見告矣如淳曰

又不循漢法天子春秋鼎盛應劭曰行義未過音下更反

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師古曰莫大謂無有

也權力且十此者師古曰十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

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

之王大抵皆冠師古曰大抵猶言大略血氣方剛漢之傅

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

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

必彘操刀必割孟康曰彘音衛日中盛考必暴彘也臣廢

失利之期言當及時也師古曰此語見六韜今令此道順

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廼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應劭曰

其時而到之也師古曰墮也抗舉也豈有異秦之季世

虐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以危為安以

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

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師古曰曩

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

王趙貫高為相盧縮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

恙師古曰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

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師古殺

雜也併音非有八室之執以豫席之也應劭曰禮卿大夫

大也臣贊曰帝籍也言非有則室之諸公幸者廼為中涓

其次塵得舍人師古曰塵與僅同塵材之不逮至遠也高

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

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師古曰惠古德至渥也字渥厚也音握然其

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

也師古曰角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

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孟康曰

以疏為累言不以國也蔡謨曰諉有託也尚可託言信越

為亂明信等不以疏也師古臣請試言其親者倣今悼惠

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其王王梁師古

讀曰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二急當是時陛

下即位能為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

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師古曰自以為於天子為慮

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師古曰慮大計也言諸侯皆欲

擅爵人赦死辜師古曰甚者或戴黃屋師古曰天子之車漢法

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

乎師古曰不軌謂不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

下園視而起應劭曰園精正視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

敬者如淳曰馮無擇子名忠直為御史大適啓其口七首

已陷其匈矣師古曰始欲發言制陛下雖賢誰與領此

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

動師古曰易其所以然既有徵矣師古曰徵其執盡又復

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師古曰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

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蘇林曰孔子時人

者之名也師古曰芒刃不頓者師古曰芒刃謂刃之利所排擊

剝割皆眾理解也師古曰解支節至於髓解之所非斤則

斧師古曰解股骨也髓解上也言其骨大故夫仁義恩厚

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眾

髓解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師古曰臣以為不

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晉灼曰二國皆反

也師古曰尋前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

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師古曰倚貫高因趙

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晉灼曰用

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廼在二萬五

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

然也曩今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晉

曰事勢可亡也師古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晉灼曰事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師古曰已欲

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醢則

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師古曰使以義今海

內之執如身之使辭辭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

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

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師古

干豫設數也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

之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

地眾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眾

使君之師古曰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侯國及

封其子孫也師古曰徙其侯國列侯國邑在諸侯王封內

其子孫者分諸侯王之國邑各自封其子孫而受所以數

賞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云所利焉師古曰償者謂

者則漢償之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

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師古曰慮計也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師古曰倍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今

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應劭

奇開章皆與淮細民鄉善大臣致順師古曰鄉故天下咸

知陛下之義臣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

下不亂服服憂曰言天下不安雖赤子遺腹在位猶不危也若容衣天子未坐朝事先帝喪衣也師古曰應孟二說皆是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師古曰

誦其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師古曰憚畏

反天下之執方病大瘡師古曰瘡腫足曰瘡一脛之大幾如

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師古曰股音巨依反平居不可屈信師古曰

伸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師古曰搐謂動而痛也失今不治

必為鋼疾師古曰鋼疾堅久之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師古曰扁

為治也已病非徒瘳也又苦蹠蹠師古曰蹠蹠石反足下曰蹠蹠今所呼

語終辭也蹠蹠是也蹠古疾字言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師古曰

足蹠反疾不可行也師古曰蹠蹠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

文帝為從弟師古曰蹠蹠

王者兄子之子也師古曰惠王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

師古曰廣立蕃屏則天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師古曰

字臣故曰非徒病瘳也又苦蹠蹠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

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

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嫖媿侵掠至不敬也師古曰

為天下患至亡已也師古曰亡已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

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師古曰徵召也令號令也

高反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師古曰恭足反居上首額

居下師古曰頤亦反也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

平救師古曰頤頤如此而不能解非置倒懸而已師古曰

又類辟且病非服虔曰病辟不能行也師古曰夫辟者一

面病非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

張晏曰長爵高爵也雖受高爵之賞猶將禦寇不得復除

逸豫也蘇林曰輕易也不易得復除言難也師古曰復音

方目五尺以上不輕得息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

望烽燧不得卧文穎曰邊方備胡寇作高七檣檣上作桔

冠即火燧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然之以望

其煙曰燧張晏曰晝舉烽夜燔燧也師古曰張說誤也晝

則舉燧夜將吏被介胄而睡師古曰被師古曰一方病矣

醫能治之而上不使者師古曰謂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

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

窮師古曰言長養此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言具

甚矣師古曰無臣竊料匈奴之衆師古曰料不過漢一大

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

不試以臣為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

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答其背鄭氏曰說奄人也漢

不肯行強之因以漢事告匈奴也師古曰中行姓也說

名也行音胡剛反說讀曰悅中行說事具在匈奴傳舉

匈奴之衆唯上之令師古曰聽今不備猛敵而備田彘不

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為安也德

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師古曰信可

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如淳曰僮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服虔曰如牙條以作履緣師古曰偏諸若今之織成

乃騎從也。內之閑中，服處曰閑，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

宴者也。師古曰：入頤則服之。宴而廢人得以衣婢妾白縠

之表，薄統之裏，綆以偏諸。晉灼曰：以偏諸，純著衣也。師古

縵音步。美者黼黻，形繡者刺為衆文。是古天子之服。今

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師古曰：被，音皮義反。古者以奉一帝

一后而節適。師古曰：得其節而合宜。今廢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

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師古曰：屈，謂財

反。且帝之身自衣卑絺。師古曰：絺，厚繒也。音徒奚反。而富民牆屋被文

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廢人嬖妾緣其履。師古曰：嬖，此臣

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師古曰：衣，音於既反。欲天下六

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

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盜賊直須時耳。師古曰：言然而獻計者曰毋動。師

曰：言天下安不可動。能為大耳。如海曰好。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

師古曰：無尊卑之差。至昌上也。師古曰：冒犯也。進計者猶曰母為可為長，大息

者此也。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師古曰：謂商鞅。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

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應劭

作贅婿也。師古曰：謂之贅婿者，言其不當出在妻家，亦猶

人身體之有疣贅，非應所有也。一說：贅質也。家貧無有聘

財以身為質也。贅音反。借父耰，鉏慮有德色。師古曰：耰，摩田

鉏借與其父而容色自。母取箕箒立而許語。罵也。張晏曰：猶

評責讓也師古曰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飯也言
 張說是也評音確抱哺其子與公併偃師古曰哺飯也言
 與其舅併偃無禮之甚師古曰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師古曰
 也哺音步併音步歸反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計也相與計校也師古其慈子者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
 曰說音悅稽音工矣反師古然并心而赴時
 師古曰唯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然并心而赴時
 於禽獸也無幾言不多也幾音居豈反師古然并心而赴時
 猶曰蹙六國兼天下蘇林曰蹙音歎師古功成求得矣師古
 曰求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反師古曰信并兼
 求者得也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反師古曰信并兼
 之法遂進取之業師古曰信讀曰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
 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
 從天下師古曰大賢謂高祖也德音德襄之為秦者今博而為漢
 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

慶棄禮誼捐廉恥曰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師古曰言其所追赴唯計利與不今其甚者
 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師古曰剽謂割取之也室有
 蓋謂陵上之寢剽音輟塞兩廟之器如淳曰塞也兩廟高祖惠帝
 塞寢剽音輟塞兩廟之器如淳曰塞也兩廟高祖惠帝
 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師古曰白晝謂不陰晦也剽劫
 也音頻矯偽者出錢十萬石粟服虔曰吏矯偽為徵發盈出
 也幾近也言詐為文書以出倉粟近十賦六百餘萬錢乘
 萬石耳非謂徵發於下也幾音鉅依反賦六百餘萬錢乘
 傳行郡國如淳曰此言富者出錢穀得高爵或乃為使者
 也此又言矯偽之人詐為詔令妄作賦歛其此其亡行義
 數甚多又許乘傳而行郡國也行音下更反此其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故

師古曰特徒也言公卿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為急不知正風俗厲行義也至於俗流失世壞敗

因恬而不知怪也師古曰恬安音徒兼反慮不動於耳目以為是適然

耳師古曰適當也謂事理當然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師古曰鄉讀曰嚮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

師古曰刀所以削書札筐篋所以盛書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

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師古曰紀理也

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

則僵不脩則壞師古曰植建也音疆筦子曰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仲也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則

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師古曰若以管子為愚人

其言不實則無禮義廉恥可也若以秦滅四維而不張故管子為微識治體則當寒心而憂之秦滅四維而不張故

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

稷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謂丘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眾

心疑惑師古曰幾讀曰幾次下亦同豈如今定經制師古曰經常也令君君臣

臣師古曰君為君德臣為臣道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

所幾幸而羣臣眾信上不疑惑師古曰眾信謂共為忠信也此業壹定

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師古曰執持而順行之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也師古曰維所以繫紼也楫音集又音接中

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師古曰覆音芳目反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夏

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

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
性不甚相遠也師古曰遠音尸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

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廼生固舉以禮師古曰廼始也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師古曰齊讀曰齋見之南郊見于

天也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
赤子而教固已行矣師古曰赤子言其新生未有眉髮其色赤昔者成王幼在

襁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
身體傅傅之惠義師道之教訓師古曰保安也傅輔也此

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師古曰宴謂安居故廼孩提有識三公三少

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師古曰孩小兒也提謂提撕之遂去邪人不使

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師古曰端正也直也孝悌博聞有道
術者以衛翼之師古曰悌音徒繼反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廼

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
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

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
故擇其所養必先受業廼得嘗之師古曰嘗讀曰嘗擇其所樂必

先有習廼得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師古曰貫亦習也音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師古曰妃色妃匹之色則入于學學

者所學之官也師古曰官謂官舍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

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勿
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息則聖智在位而
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
矣師古曰踰與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
傳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師古曰則法也匡正也則惠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師古曰輯
與集同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
師古曰也過則記師古曰有徹膳之宰師古曰有進善之旌師古曰進善言
非謗之木師古曰徹膳惡事敢諫之鼓師古曰欲顯警史誦
詩工誦箴諫師古曰工習樂者也大夫進謀士傳民謠師古曰

智長故切而不媿師古曰每被切磋故化與心成故中道

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師古曰朝

之師古曰也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師古曰鸞和車上

步中采齊師古曰齊又作次起中肆夏師古曰肆夏

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

且明有仁也師古曰遠音千勸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

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

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所上者告訐也師古曰訐謂面相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

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剗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管然師古曰艾音姦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也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師古曰貫音工宦反夫胡

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師古曰音音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暮雖死而不相為者蘇林曰言其人

相為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

兆民賴之師古曰周書呂刑之辭也一人天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師古曰將然謂欲有其事夫禮者禁於

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禮之所為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

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

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師古曰顧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

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師古曰眇使民日遷善遠辜

而不自知也師古曰見善則孔子曰聽訟吾猶入也必也

使毋訟乎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言使吾聽訟與為

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師古曰取謂所擇用取舍之極

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師古曰揆中安者非一日

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

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

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昔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

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歐之

以法令師古曰道讀曰導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治而民氣

樂歐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

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

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

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

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

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師古曰德被蠻貊四

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
及身子孫誅絕師古曰幾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
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
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
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師古曰胡何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
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師古曰級
也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師古曰理
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
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師古曰官師一官之長延及庶人等級
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果說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照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

近主乎師古曰近音其斬反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

辱是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雖主上不遠也禮不敢

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豢有罰師古曰齒謂審其齒歲也芻所食之草也斃音千六反

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

為主上豫遠不敬也師古曰遠音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

師古曰體貌謂加禮容而敬之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

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師古曰天子呼諸侯長者同姓則曰伯父

再姓則曰伯舅伯長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答偶棄市之法

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既幾

音馬然則堂不亡哇庫被戮辱者不泰迫庫師古口迫廉

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庫夫

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如淳曰決罪曰當閹樂殺

之無已上投鼠而不亡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

冠雖敝不以直履師古曰直履中之夫嘗已在貴寵之位

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

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

束縛之係縶之師古曰縶謂以長繩輸之司寇編之徒官

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死

可以加此也蘇林曰知其刑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當敬衆庶之所當寵死而死耳賤人

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

之師古曰行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蒙面吞炭鄭氏

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

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

而抗節致忠行出庫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

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

頑顛亡恥師古曰顛音鈍莫節亡節師古曰莫音胡結反語音后廉恥

頑顛亡恥師古曰顛音鈍莫節亡節師古曰莫音胡結反語音后廉恥

不立且不自好師古曰自好猶言自苟若而可其猶然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師古曰逝往也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服

曰音挺起也師古曰挺音式延反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師古曰此於人

主為不便也便音頻面反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

粹於羣下也蘇林曰粹純也言其執悉在羣下俱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

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

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師古曰簠

簠所以盛飯也方曰簠圓曰簋音甫又音沃盛音軌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

曰汙穢曰惟薄不脩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師古曰罷廢於事也軟弱故貴大臣定有其臯矣猶

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師古曰轉尚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

在大譴大何之域者師古曰譴責也何問也聞譴何則白冠鿃

纓鄭氏曰以毛作也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應劭曰請

室蘇林曰音絜清胡公漢官車駕出有請室令在前先驅

此官有刑獄也如淳曰水性平若已有正罪君以平法治

之也如劔當以自刎也或曰殺牲者以盤水上不執縛係

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師古曰弛廢也自廢而

死弛音反上不使人頸鑿而加也蘇林曰不戾其頸而親加

結音盧反其有大臯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師古曰裁

也上不使粹抑而刑之也師古曰粹持頭髮也抑曰于大

夫自有過耳服虔曰子者吾遇于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

臣自意師古曰意讀曰喜音許吏反意好也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

也師古曰嬰如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

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

耳孟康曰唯為主耳不念其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

唯義所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

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

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此

記也如淳曰此謂北方也使忠臣以死社稷之志此於金

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

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同心國家安固不彼且為我死故

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云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

危故吾得與之皆安師古曰夫夫入也亦顧行而忘利守

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應劭曰

忘身憂國忘家如此可託權柄不須此厲廉恥行禮誼之

所致也主上何喪焉師古曰無所失此之不為而顧彼之

父行服虔曰彼謂亡國也師古曰顧反也久謂久行之也

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師古曰誼上疏言可為長太息

取其要切者耳故下贊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

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費誼以此

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

可與得一人孟康曰

受刑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竊成始初文帝以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小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服虔曰一傳世也諸侯猶且入恣而不制蒙植而大強師古曰植立也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師古曰蕃翰安固故云皇太子之所恃也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歷如黑子之著面師古曰黑子今所謂黑子也著音直適足以餌大國耳師古曰餌謂為其所吞食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師古曰蝟蟲名也其毛為刺音謂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師古曰虛不誼諸侯彭越黥布等師古曰斬讀與莖同謂芟刈之擇良日立諸子師古曰諸侯國皆在關東改於東門畢維陽上東門之外外立之也東面最北門曰上東門畢以為王師古曰君猶謂也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墜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師古曰越過也兩而縣屬於漢師古曰為屬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應劭曰自悉其家資財補錢用諸費稱此師古

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

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

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孟康曰列城縣與東郡以益梁不

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師古

鄭穎川縣也鄭音千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晉灼曰包取

也師古曰捷音鉅偃反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

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云山

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如淳曰從道言可二世安耳師

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師古曰恬安也少謂年少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既今陛下

制天下願指如意如淳曰但動願指高拱以成六國之既

難以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既熟視而不定師古曰畜萬

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

問其臣而不自造事師古曰欲發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

唯陛下財幸師古曰財與裁同文帝於是從誼計廼徙淮

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

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

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曰竊恐陛下接王淮

南諸子孟康曰接音挾挾持欲王淮南諸子也臣瓚曰謂

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當即王之言不久也接猶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

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臯師古曰悖惑也音布內反陛下幸而赦

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

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師古曰言若尊王其子則此人少是厲王無罪漢廷殺之

壯豈能忘其父哉師古曰少壯猶言稍長大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

父與伯父叔父也師古曰白公楚平王之孫太子建之子也伯父叔父平王

諸子也事見春秋傳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

衝仇人之匈師古曰匈也音弋丹反固為俱靡而已師古曰言與仇人俱滅斃也

碎也音反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師古曰言漢之勝布

得存此直天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師古曰言資權則

當危漢雖割而為四四于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

予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剡諸荆軻起於兩柱之

間師古曰剡諸刺長王荆軻刺秦皇事見春秋傳燕丹太子也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

也應劭曰周書云無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願陛下少留計梁王勝墜馬

死李奇曰文三王傳言誼自傷為傅無狀師古曰無善狀常哭泣

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

子文帝思賈生言廼分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

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

子以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

王合從舉兵章昭曰四齊王膠東膠西菑川西鄉京師師古

曰卿請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

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
最好學世其家師古曰言繼其家業

賈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
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師古曰伊管仲使時見用功

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以移
風俗師古曰躬行謂身親儉約之行誼之所陳略施行矣

及欲改定制度以漢為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
施五餌三表以係單于師古曰賈誼書謂愛人之狀好入

好有實已諾可則十死一生彼將必至此三表也賜之
服車乘以環其目賜之盛食珍味以壞其口賜之音樂歸
者上以召幸之相親樂親酌而手食之以壞其心此五餌

也其術固以疏矣誼亦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
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于傳云師古曰掇

拾也音丁活反

賈誼傳第十八

賈誼服賦儻若囚拘李奇注儻音塊蘇林音入肩偃儻尔

音欺全反師古曰蘇音是臣似按說文寤音渠隕反迫也
文選李善注寤囚拘之兒五臣注寤困也愚者繫縛俗累

困如囚人拘束其字並不從人唯孫強新加字玉篇及開

元文字有作僮字並音窘疑蘇林音誤今宜定從說文音渠隕切

音煩全又音古 漢書卷之九十四

音煩全又音古 漢書卷之九十四

音煩全又音古 漢書卷之九十四

音煩全又音古 漢書卷之九十四

爰盜鼂錯傳第十九

師古曰鼂古朝字其下作朝蓋通用耳

漢書四十九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爰盜字絲其父楚人也

師古曰盜音一浪反

故為羣盜徙安陵

師古曰羣

盜者羣衆相隨而為盜也

高后時盜為呂祿舍人孝文即位盜兄噲任

盜為中郎

如淳曰盜為凡所保任故得為中郎也

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

得甚

師古曰得意甚自得也

上禮之恭常日送之盜進曰丞相何如人

也上曰社稷臣盜曰終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王

在與在王亡與亡

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人主雖亡其法度存當奉行之高祖誓非

劉氏不絕如帶師古曰言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

劉氏不絕如帶

師古曰言

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師古

兵權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大尉王兵適會
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王色陛下謙讓

師古曰臣主失禮竊為陛下弗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
畏莊嚴也已而絳侯望益曰吾與汝兄善今兒廼毀我師古

曰望責也益遂不謝及絳侯就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請
室師古曰請室獄也解在賈誼傳諸公莫敢為言唯益明絳侯無罪絳侯

得釋益頗有力絳侯廼大與益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
侯師古曰自國入朝而殺之居處驕甚益諫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

削地師古曰適讀曰適上弗許淮南王益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謀反發覺
上徵淮南王遷之蜀檻車傳送益時為中郎將諫曰陛下

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有
如遇霜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大弗能容有殺弟名

奈何上不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師古曰雍是扶風雍縣也聞

於天上饗食哭甚哀師古曰輟止也益入頓首請臯師古曰臯以不強諫也
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益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

陛下有高世行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三者何事
益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解衣師古曰

目旁主也交睫謂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
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脩之過曾參遠矣諸呂用事

大臣顛制師古曰顛與專同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淵

曰大臣亂乘傳而孟康曰孟賁夏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育皆古勇士也

陛下至代邸西鄉讓天子者三南鄉讓天子者再師古曰

鄉夫許由一讓師古曰許由古高士也堯陛下五以天下

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

司宿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廼解蓋繇此名重朝廷師古

讀與由司蓋常引大體怏慨宦者趙談以數幸常害蓋蓋患之

蓋兇子種為當侍騎諫蓋曰君衆辱之後雖惡君上不復

信師古曰惡謂諫於是上朝東宮趙談驂乘蓋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

下獨奈何與刀鋸之餘共載於是上笑下趙談談泣下與

上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蓋搯轡師古曰搯與擊同上曰將軍

怯邪蓋言曰臣聞千金之子不垂堂師古曰言富人之子

堂外邊恐墜墜也百金之子不騎馭如淳曰馭倚也衡樓殿邊欄

也倚聖主不乘危不徼幸今陛下聘六飛如淳曰六馬馳不

測山有如馬驚車敗陛下縱白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

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師古曰同坐

高下齊同無差等也及坐即署長布席蓋引卻慎夫人坐蘇林曰郎

直衛之署也如淳曰蓋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

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師古曰卻謂退而卑之也坐音

反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蓋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以立后慎夫人廼妾妾主豈可

以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

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張晏曰戚夫人也於是上廼說師古

讀曰入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然益亦以數直

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仁愛士卒士

卒皆爭為死遷齊相徒為吳相辭行種謂益曰吳王驕曰

父國多姦今絲欲刻治如淳曰種稱叔父字曰絲彼不上書告君則利

劔刺君矣南方卑溼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母友而已師古無

何言更如此幸得脫益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益益告歸道

逢丞相申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益還媿其吏師古

曰慙不見禮也乃之丞相舍上謁師古曰上謁若今通名也求見丞相丞相良

父乃見因跪曰願請問師古曰欲因問隙私有所向也丞相曰使君所言

公事之曹與長史掾議之吾且奏之則私吾不受私語益

即起說曰君為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師古曰度計量也與猶如也丞

相曰不如益曰善君自謂弗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

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廼為材官蹶張遷為隊

帥如淳曰隊帥軍中小官類反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署上書疏未嘗不止

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采未嘗不稱善何也欲以致

天下賢英士大夫日聞所不聞師古曰日日得聞異言也以益聖而君

自閉箝天下之口師古曰箝音其類反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

相君受禍不义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人迺不知將軍幸
教引與入坐為上客蓋素不好鼂錯錯所居坐蓋輒避蓋
所居坐錯亦避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景即位鼂錯為御
史大夫使史案蓋受吳王財物抵臯詔赦以為庶人吳楚
反聞師古曰聞聞於天子錯謂丞史曰如淳曰百官表御史大夫爰
蓋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蓋宜
知其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也
今兵西向治之何益且蓋不宜有謀如淳曰蓋入臣錯猶
與未決師古曰讀曰豫與人有告蓋蓋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
反願至前口對狀師古曰至天嬰入言上迺召蓋蓋入見

竟言吳所以反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可罷上拜蓋為泰常
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善是時諸陵長安中賢大夫爭
附兩人車騎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蓋以泰常使吳
吳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蓋軍
中初蓋為吳相時從史盜私蓋侍兒文穎曰婢也蓋知之弗泄
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君知汝與侍者通迺亡去蓋驅自
追之師古曰驅馳而追言疾速遂以待者賜之復為從史及蓋使吳見
守從史適在守蓋校為司馬師古曰為校中之司馬迺悉
以其裝齎買二石醇醪師古曰裝齎謂所齎衣物自隨者
之酒也音牢會天寒士卒飢渴飲醉西南陔卒卒皆卧師古曰

飲音於禁反歐音司馬夜引盜起曰君可以去矣吳王期

旦日斬君盜弗信曰何為者司馬曰臣故為君從史盜待

兒者也盜乃驚謝曰公幸有親文穎曰言吾不足參公師

也音力瑞反司馬曰君弟去師古曰臣亦且亡辟吾親如

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君何患迺以刀決帳道從醉卒直出

害也祭灼曰辟音避師古曰於醉卒之處決時各去也盜解節旄

帳而開令通道得亡也司馬與分背師古曰一盜解節旄

懷之如淳曰不見履步行七十里如淳曰著履明見梁騎馳

去遂歸報文穎曰梁騎將擊吳楚者也師古曰吳楚已破

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以盜為楚相嘗上書不

用盜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鬪雞走狗師古曰沈

雒陽劇孟嘗過盜盜善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盜曰吾聞劇

孟博徒服虔曰博將軍何自通之盜曰劇孟雖博徒然母

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師古

無緩急之不能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親

人之於赴難濟厄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不以在亡為

辭師古曰或實在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文穎曰今

公陽從數騎鄧展曰陽外也晉灼曰陽一日有緩急寧足

恃乎遂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盜師古曰盜雖居

家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嗣盜進說其後語

塞師古曰塞梁王以此怨盜使人刺盜刺者至關中問盜

不行也

稱之皆不容口

師古曰稱美其德口不能容也

迺見盜曰臣受梁王金刺

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

如淳曰備之盜心曹輩也

不樂家多怪迺之相生所問占

蘇林曰音格文韻曰音臨秦時賢士善術者也師古

文說蘇音還梁刺客後曹果遮刺殺盜安陵郭門外

鼂錯潁川人也

晉灼曰音厝置之厝師古曰據申屠嘉傳序云責通請錯匪躬之故以韻而言晉音

是也潘岳西征賦乃讀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生所

師古曰軹縣之儒生姓張名恢

與雒陽安孟及劉帶同師以文學為

錯從之受申商法也

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六故事錯為人峭直刻深

師古曰峭字峻隱也音

孝文時天下亡治尚書者獨聞齊有伏生故秦

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迺詔太常使人受之太

常遣錯受尚書伏生所還因上書稱說

師古曰稱師法而說其義詔以

為太子舍人門大夫

師古曰初為舍人又為門大夫遷博士又上書言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

張晏曰術數刑

名之書也臣瓚曰術數謂法制治國之術也師古曰瓚說

是也公孫弘云擅殺生之力通壅塞之途權輕重之數論

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故人主知所以臨制臣下

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不欺蔽矣

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內必從矣知所以忠孝事上則臣

子之行備矣此四者臣竊為皇太子急之人臣之議或曰

皇太子亡以知事為也師古曰言臣之愚誠以為不然竊觀上世之君不能奉其宗廟而劫殺於其臣者皆不知術

數者也皇太子所讀書多矣而未深知術數者不問書說也師古曰說謂也所說之義也夫多誦而不知其說所謂勞苦而不為功

臣竊觀皇太子材智高奇馭射伎藝過人絕遠然於術數未有所守者以陛下為心也張晏曰若伯魚須仲尼教乃讀詩書也竊願陛下

幸擇聖人之術可用今世者以賜皇太子因時使太子陳明於前唯陛下裁察上善之於是拜錯為太子家令臣

曰茂陵中書太子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家令秩八百石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師

之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師古曰略畜產

與師古曰歐師古曰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師古曰民氣百倍師古曰益師古曰敗兵之卒沒世不復師古曰永師古曰自高

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

節師古曰輯與集師古曰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

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快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

繇此觀之師古曰繇師古曰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師古曰合師古曰一曰得地

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文五之溝漸車之水

師古曰新讀曰哉謂浸也音子兼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師古曰經川常流之水也大陸曰阜

山木所在師古曰山草字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

丘陵曼衍相屬師古曰曼衍猶聯延也屬續也平原廣野此

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師古曰仰遠離也

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

中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簫師古曰荏葦龍覆蔽

曰荏葦也葦葭也蕭蒿也荏音完山木蒙龍支葉茂接師古曰蒙龍覆蔽之貌也龍音來東

反此矛鋌之地也師古曰鋌鐵把短矛也音上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

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

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師古曰趨利弗及避難不

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師古曰金金鉦也鼓所此

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

密與袒裼同應劭曰袒裼肉袒也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

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師古曰鏃矢鏃也音子木反

此將不省兵之禍也師古曰省視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

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

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執險易異備師古曰易平也音弋岐反夫卑

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師古曰彼我力

均不能相勝則須連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

結外援攻制之也

均不能相勝則須連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師古曰

結外援攻制之也

夏之兵使其同類自相攻擊也今匈奴地形枝莛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師古曰與猶如險道傾仄且馳且射師古曰

師古曰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師古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

突騎師古曰易亦平也突騎言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師古曰

撓曲也弱也音火高友其字從手一曰勁弩長戟射疏及遠

師古曰疏亦濶遠也則匈奴之弓決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

弩往來付五俱前師古曰伍人為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

材官驍發矢道同的蘇林曰驍音馬驍之驍如淳口驍矢

曰材官騎射之官也射者驟發其用矢者同中一鈞言其

工妙也師古曰驍謂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義字其

音同耳材官有材力者驍發發驍矢以射也手工矢善故

中則同的謂所射之準臬也蘇音失之矣臬音牛列反

即謂則匈奴之革筈木薦弗能支也孟康曰革筈以皮作

繫也木板作如楛一曰革筈若楛木薦之以當下馬地鬪劍戟

人心也師古曰一說非也筈音息嗣天

相接去就相薄師古曰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師古曰給

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

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

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

弱在倂印之間耳師古曰言不知其術則雖大必小夫以

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服虔曰蹉跌不可復起也師古則

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

前漢書卷九十一

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
 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
 其心者師古曰輯與集同也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
 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
 長技衡加之以衆張晏曰衡音橫師古曰衡即橫耳無勞借音此萬全之術也
 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
 下財擇師古曰財與裁同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罷合焉曰皇帝
 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李奇曰三者得地書形卒服習器用利書
 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
 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

萬不當也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師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楊粵張晏曰楊粵
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
 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
 而不知其執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
 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穎曰上地寒故也食肉而飲酪其人
 密理鳥獸毳毛師古曰密理謂其毳肉也毳細毛也其性能寒師古曰能讀曰耐此下能
暑亦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
 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服虔曰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
 如淳曰

更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
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孟康曰秦時復除者居閭

也或云直先發取其左也師古曰閭里門也居閭發之不

之左者一切皆發之非謂復除也解在食貨志順行者深恐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

計為之也師古曰北謂敗退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

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師

犯也日蒙冒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

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筭之復師古曰復復除也音方目反天下明知

禍烈及已也師古曰猛火曰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

先倡師古曰倡讀曰唱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

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師古曰著其執易以擾亂

邊竟師古曰竟讀曰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

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壑師古曰壑古野字美草甘水

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

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師古曰晦古畝字也南畝耕種之處也

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

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

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絕至則胡又

已去李奇曰纒音裁師古曰纒淺也猶言僅至也他皆類此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

前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

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其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師古曰更謂易代也音庚又讀如本字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

屠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蘭石布

渠渠服虔曰蘭石可投大石也蘇林曰渠答鐵疾黎也如淳曰蘭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

長三尺冠長十尺臂長六尺二步一答答廣九尺袤十二尺師古曰蘭石如說是也渠答蘇說是也雷音來內反

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

城邑毋下千家師古曰調謂筭度之也據計城邑之為中

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時竹虎落蘇林曰作

來入一名天田師古曰蘇說非也先為室屋具田器迺募

隼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張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

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不足募

以丁奴婢贖辜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

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師古曰復音方目反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

而止師古曰初徙之時縣官且廩給郡縣之民得買其爵

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貨志所謂樂卿者也朝位從卿而

錯之上書未得豫言之也然二十等爵其亡夫若妻者縣

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又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

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

以其半予之孟康曰謂胡人入為寇驅收中國能奪得之

寇驅略漢人及畜產而它人能止系官為贖張晏曰得漢

師古曰此承上句之言謂官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

為備價贖之耳張說非也師古曰言非以此事欲全親戚而

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立德義於王上也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

萬也如淳曰東方諸郡民不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

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

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師古曰言發怨

殺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

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如淳曰將送也甚

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師古曰存卹所徙之老

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師古曰輯與集同使先至者

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

方以實廣虛也師古曰所以充實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

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中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

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

內門戶之閉張晏曰二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

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師古曰為置醫巫以

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師古曰昏謂生死相卹墳墓

相從種樹畜長張晏曰畜長六畜也師古曰種室屋完安

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

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

里一連連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師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連

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師古曰有保護之能者也今流俗書

本護字作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

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

遷徙師古曰各勿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

相救晝戰日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師古曰還讀曰旋旋踵曰旋其

足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久

來南也師古曰意壹大治則終身創矣師古曰創懲艾也音初亮反

立威者始於折膠蘇林曰秋氣至膠可折弓弩來而不能

困使得氣去師古曰使其得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

下財察後詔有司舉賢良文學士錯在選中上親策詔之

曰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

及方外師古曰施延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

聞命以輔其不逮師古曰意所不及者近者獻其明遠者

通厥聰比善勳力以翼天子師古曰比和也翼是以大禹

能亡失德夏以長楹師古曰楹美也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

曰從音子容反亂從謂禍亂之蹤跡也一曰亂謂作亂也從謂合從者若六國時為從者也今書本從下或有順字

或有洽字者皆非也後人妄加之也並建豪英以為官師師古曰師長也字

或作帥音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

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

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

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師

事之然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

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張晏曰三道國體人事直言也

策者非止一人焉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師古曰大

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

民之不寧師古曰永猶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

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師古曰

簡也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

之重之閑之師古曰重與自朕躬師古曰言朕大夫其正

論毋枉執事張晏曰毋為烏虛戒之師古曰虛二三大夫

其帥志毋怠錯對曰平陽侯臣窋孟康曰曹汝陰侯臣憲

如淳曰夏文穎曰廷尉臣宜昌隴西太守臣

昆邪服虔曰公孫昆邪也師古所選賢良太子家令臣錯

舉賢良故錯為窋等所舉昧死再拜言臣竊聞古之賢

主莫不求賢以為輔翼故黃帝得力牧而為五帝先服虔

牧黃帝大禹得咎繇而為三王祖齊桓得甯子而為五伯

之佐也

長師古曰完字與今陛下講于大禹及高皇帝之建豪英

也臣瓚曰講也退託於不明以求賢良師古曰自託讓之至

也謂史傳若高皇帝之建功業陛下之

德厚而得賢佐皆有司之所覽刻於玉版藏於金匱歷之

春秋紀之後世為帝者祖宗與天地相終今臣竄等廼以

臣錯文賦如淳曰猶言備數也臣瓚曰充甚不稱明詔求

賢之意臣錯中茅臣亡識知昧死上愚對曰詔策曰明於

國家大體愚臣竊以古之五帝明之臣聞五帝神聖其臣

莫能及故自親事師古曰親理處于法宮之中明堂之上

如淳曰法宮動靜上配天下順地中得人故衆生之類亡

不覆也根著之徒亡不載也師古曰有根著地者皆燭以

光明亡偏異也師古曰燭照也德上及飛鳥下至水蟲草木諸產

皆被其澤師古曰被然後陰陽調四時節日月光風雨時

膏露降師古曰甘露五穀熟祿孽滅賊氣息民不疾疫河出

圖洛出書神龍至鳳鳥翔德澤滿天下靈光施四海此謂

配天地治國大體之功也詔策曰通於人事終始愚臣竊

以古之三王明之臣問三王臣主俱賢故合謀相輔計安

天下莫不本於人情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而不傷也人

情莫不欲富三王厚而不困也人情莫不欲安三王扶而

不危也人情莫不欲逸三王節其力而不盡也其為法令

也合於人情而後行之其動衆使民也本於人事然後爲
之取人以已內恕及人師古曰以已之情之所惡不以彊
人情之所欲不以禁民是以天下樂其政歸其德望之若
父母從之若流水百姓和親國家安寧名位不失施及後
世師古曰施延也音七鼓反此明於人情終始之功也詔策曰直言極
諫愚臣竊以五伯之臣明之師古曰伯讀曰霸臣聞五伯不及其
臣故屬之以國任之以事師古曰屬委也音之欲反五伯之佐之爲人
臣也察身而不敢誣師古曰各察已之材用不敢踰越而誣上奉法令不容私
盡心力不敢矜師古曰矜謂自伐也遭患難不避死見賢不居其上
受祿不過其量不以亡能居尊顯之位自行若此可謂方

正之士矣其立法也非以苦民傷衆而爲之機陷也孟康曰機
發也以之興利除害尊王安民而救暴亂也其行賞也
非虛取民財妄予人也以勸天下之忠孝而明其功也故
功多者賞厚功少者賞薄如此斂民財以顧其功師古曰顧雖也
若今言而民不恨者知與而安已也其行罰也非以忿怒
妄誅而從暴心也師古曰誅讀曰從以禁天下不忠不孝而害國
者也故臯大者罰重臯小者罰輕如此民雖伏罪至死而
不怨者知罪罰之至自取之也立法若此可謂平正之吏
矣法之逆者請而更之不以傷民師古曰更改也主行之暴者逆
而復之不以傷國師古曰謂逆主意而反還之不救王之令施行致傷國也復音扶目反

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

亡騫汙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

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

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

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

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

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

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

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

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

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

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終亡極師古曰者民

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群臣恐說張晏曰

陷禍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驕溢縱恣不顧

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

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懣師古曰懣

害於下懣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

失補主之過揚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內亡邪辟之行外

亡騫汙之名師古曰辟讀曰僻事君若此可謂直言極諫

之士矣此五伯之所以德匡天下威正諸侯功業甚美名

聲章明舉天下之賢主五伯與焉師古曰與讀曰豫此身不及其

臣而使得直言極諫補其不逮之功也今陛下人民之衆

威武之重德惠之厚令行禁止之執萬萬於五伯而賜愚

臣策曰匡朕之不逮愚臣何足以識陛下之高明而奉承

之詔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愚臣竊以秦事

明之臣聞秦始皇并天下之時其主不及三王而臣不及其

佐師古曰臣亦不然功力不遲者何也地形便山川利財

用足民利戰其所與並者六國六國者臣主皆不肖謀不

輯師古曰輯與集同輯和也民不用故當此之時秦最富彊夫國富彊

而鄰國亂者帝王之資也故秦能兼六國立為天子當此

之時三王之功不能進焉師古曰進前也言不在秦之前也及其末塗之

衰也任不肖而信讒賊官室過度者怨亡極師古曰者民

力罷盡賦斂不節師古曰罷讀曰疲矜奮自賢群臣恐說張晏曰

陷禍而為諂諛以求自全也師古曰此說驕溢縱恣不顧非也直為恐懼而為諂諛也恐音丘勇反驕溢縱恣不顧

患禍妄賞以隨喜意妄誅以快怒心法令煩懣師古曰懣痛也言痛

害於下懣音千感反刑罰暴酷輕絕人命身自射殺天下寒心莫安

其處姦邪之吏乘其亂法以成其威獄官主斷生殺自恣

也師古曰遺棄也不棄神故各當其世而立功德焉傳曰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師古曰言各當其時務立功也能明其世者謂

之天子此之謂也竊聞戰不勝者易其地民貧窮者變其

業今以陛下神明德厚資財不下五帝師古曰資賈也謂天子之材實臨

制天下至今十有六年民不益富盜賊不衰邊竟未安師古曰

曰境讀其所以然意者陛下未之躬親而待羣臣也今執

事之臣皆天下之選已師古曰已語終之辭然莫能望陛下清光師古曰

而待不望清光之臣臣竊恐神明之遺也師古曰言天子虛棄神明之德

日損一日歲亡一歲日月益暮盛德不及究於天下師古曰究

也境以傳萬世愚臣不自度量竊為陛下惜之昧死上狂惑

小茅之愚臣言唯陛下財擇時賈誼已死對策者百餘人

唯錯為高第繇是遷中大夫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錯又言宜削諸侯

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孝文雖不盡聽然奇其

材當是時太子善錯計策爰益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

即位以錯為內史錯數請問言事輒聽幸傾九卿法令多

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

廟堧中師古曰堧者內堧之外游地也音人緣反門東出不便錯廼穿門南出

鑿廟堧垣丞相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之即請

間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為門請下廷尉

問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廟堧為門請下廷尉

誅上曰此非廟垣垣壞中垣不致於法丞相謝師古曰以所奏不當

天子意羅朝因怒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迺先請固誤

丞相遂發病死錯以此愈貴遷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

過削其支郡師古曰支郡在國之四邊者也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雜

議莫敢難獨實嬰爭之繇此與錯有隙師古曰繇與由同錯所更

令三十章師古曰師古曰更改也諸侯謹謹錯父聞之從潁川來謂錯曰

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如淳曰錯為御史大夫位三公也侵削諸侯疏人

骨肉口讓多怨公何為也師古曰讓責也錯曰固也師古曰言不固當如此

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鼂氏危吾去

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

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

而身居守會實嬰言爰盎詔召入見上方與錯調兵食師古曰

日謂謂計發之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祿伯為也音徒鈞反

人牽今吳楚反於公意何如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曰

吳王即山鑄錢煮海為鹽師古曰即就也誘天下豪桀白頭舉事

此其計不百全豈發虜何以言其無能為也盎對曰吳銅

鹽之利則有之安得豪桀而誘之誠令吳得豪桀亦且輔

而為誼不反矣吳所誘皆亡賴子弟亡命鑄錢姦人故相

誘以亂錯曰盎策之善上問曰計安出盎對曰願屏左右

上屏人獨錯在盎曰臣所言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避

東箱甚恨上卒問盜師古曰卒竟也對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

王子弟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今賊臣鼂錯擅適諸侯削奪

之地師古曰適音扶問反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而罷方今

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兵可毋血刃

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不愛一人謝天

下師古曰顧念也誠實也蓋曰愚計出此唯上孰計之迺拜盜為泰

常密裝治行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歐師古曰歐張歐也

黯劾奏錯曰吳王反逆亡道欲危宗廟天下所當共誅今

御史大夫錯議曰兵數百萬獨屬羣臣不可信師古曰屬委也音之

陛下不如自出臨兵使錯居守徐僮之旁吳所未下者

可以予吳鄧展曰徐僮臨淮二縣也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

又欲以城邑予吳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又母妻

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

使中尉召錯給載行市師古曰市中也行音下更反錯衣朝衣

斬東市師古曰朝服也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

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軍所來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

也師古曰道軍所來即是從軍所來耳無煩更說道路也聞鼂錯死吳楚罷不鄧公曰

吳為反數十歲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

且臣恐天下之士掛口不敢復言矣師古曰掛音其炎反上曰何哉

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疆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

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師古曰卒竟也內杜忠臣之口

外為諸侯報仇師古曰杜塞也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

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迺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

成固人也師古曰漢中縣多奇計建元年中上招賢良公卿言

鄧先師古曰鄧先猶去鄧先生也一日先者其名也鄧先時免起家為九卿一年

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脩黃老言顯諸公間

贊曰爰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張晏曰因宜附著合會之仁心為質引

義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也適時已變

易張晏曰謂景帝及吳壹說果於用辯師古曰謂身亦不遂鼂錯

鉉於為國遠慮而不見身害其父睹之經於溝瀆師古曰論語稱

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

經於溝瀆人莫之知故贊引之云 亡益救敗不如趙母

指括以全其宗張晏曰趙奢卒趙括為將其母言之

願不坐王許之後括果敗於悲夫錯雖不終世哀其忠故

長平以母前約故卒得不坐

論其施行之語著于篇

爰盎鼂錯傳第十九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班固漢書五十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張釋之字季南陽堵陽人也師古曰堵音者與兄仲同居以賢為

騎郎蘇林曰霍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注賢五百萬得為常侍郎師古曰如說是也事文帝十年

不得調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亡所知名釋之曰父宦減仲之產不

遂師古曰達欲免歸中郎將爰盎知其賢惜其去乃請徙釋

之補謁者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母其

高論師古曰令其議論依附時事也令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

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文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僕射

從行上登虎圈師古曰圈養獸之所也音未遠反問上林尉禽獸簿師古曰簿

謂簿書也音步戶反十餘問尉左右視盡不能對師古曰視其屬虎

園畜夫從旁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師古曰悉謂詳盡也欲以

觀其能口對嚮應亡窮者師古曰嚮猶示也嚮讀曰文帝

曰吏不當如此邪尉亡賴張晏曰材詔釋之拜畜夫為上

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又

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

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畜

夫喋喋利口捷給哉音灼曰喋音喋且秦以任刀筆之吏爭以亟

疾苛察相高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其故徒文具亡惻隱之實師古曰

具謂具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師古曰

替也解今陛下以畜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

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嚮舉錯不可不察也

師古曰嚮讀曰文帝曰善迺止不拜畜夫就車召釋之師古曰

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故師古曰行問也具以實言如淳曰

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王共車入朝不

下司馬門如淳曰官備今諸出入殿門公車於是釋之追

止太子梁王母入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

聞之文帝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使使承詔赦太

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繇是奇釋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拜為中大

夫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上居外臨廁師古曰廁岸

在劉時慎夫人從上指視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

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曰使慎夫人鼓瑟上自

倚瑟而歌李奇曰聲氣依倚瑟也師古曰倚瑟意悽愴悲

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椁用紆絮斷陳漆其間

豈可動哉師古曰紆音竹呂左右皆曰善釋之前曰使其

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亡可欲雖亡石椁又

何戚焉師古曰解並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涓橋張晏曰在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

是使騎捕之屬廷尉師古曰屬委也音釋之治問曰縣人

來如淳曰長問蹕匿橋下又以為行過師古曰言既出見

車騎即走耳釋之奏當此人犯蹕如淳曰乙之蹕先至而

當罰金其罪也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

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適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

與天下公共也師古曰公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

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師古曰言初執獲此人

畢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傾天下用法皆為之

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師古曰安馬也錯唯陛下察之上

良父曰廷尉當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座前玉環得師古

者盜環之人為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盜宗廟服御物者為

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亡道迺盜先帝器吾屬廷尉者欲

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

師古曰法謂常法

非吾所以共承宗廟意

也師古曰共

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

如不若盜長陵土之逆然以逆順為基今盜宗廟器而族之

有如萬分一假令愚民取長陵一杯土

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喻也師

古曰杯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也其字從手不忍言毀徹故

止云取土耳今學者讀杯為杯勺之杯非也杯非應盛土

之物陛下且何以加其法虐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廷尉

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恬咸見釋之

持議平迺結為親友張廷尉繇此天下稱之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文帝崩景帝立釋之恐

師古曰以常効稱疾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則未知何如用王生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王生

善為黃老言處士嘗住居廷中公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

吾戰解師古曰戰音武伐反顧謂釋之為我結戰釋之跪而結之師

曰結讀既已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廷尉張廷尉如此王生

曰吾老且賤自度終曰益於張廷尉廷尉方天下名臣吾

故聊使結戰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釋之

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相猶尚以前過也年老病卒其子摯

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

馮唐祖父趙人也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郎中

署長鄭氏曰以至孝聞也師古曰以孝得為事文帝帝輦

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師古曰言年已老矣何

威字疑據作威文記作開恬問名也

自從也從何為郎此說非也具以實言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

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吾每飲食意未

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之乎唐對曰

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已師古曰唐曰臣

大父在趙時為官帥將師古曰大父祖父也帥音所類反善李牧臣

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

良說如淳曰良善也師古曰說讀迺拊髀曰師古曰嗟乎

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王臣師古曰

言解在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

又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庫師古曰何不問唐謝

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

中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

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闡以內

寡人制之闡以外將軍制之師古曰音牛列反闡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

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

也師古曰覆謂覆白也音芳目反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知

能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千匹師古曰設張百金之士

十萬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如淳曰黃金一斤直萬言富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鄭氏曰澹音擔石之擔

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師古曰澹音都甘反又音談西抑疆秦南支韓魏當是

時趙幾伯師古曰幾致於霸也幾後會趙王遷立趙幽王

其母倡也師古曰倡樂家之女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

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

卒出私養錢五日壹殺牛服虔曰私以饗賓客軍吏舍人

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

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

李奇曰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軍士五五相保之符信也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什伍之符要節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

秦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

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

言之師古曰繇讀與由同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

死罪文帝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

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戰之士也

十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武帝即位求賢良舉唐唐時年

九十餘不能為官迺以子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魏尚

槐里人也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文穎曰六國時衛弱

但稱至黯十世世為卿大夫以父任孝景時為太子洗馬

孟康曰大臣任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
舉其子弟為官以嚴見憚武帝即位黯為謁者東粵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至吳而還報曰粵人相攻固其俗不足以
辱天子使者河內失火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
家人失火屋比延燒師古曰比近也言屋相近故不足憂
臣過河內河內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
便宜持節發河內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臯師古
託也託奉制上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耻為令稱疾歸
田里上聞迺召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為東
海太守黯學黃老言治官民好清淨擇丞史任之如淳曰
及史任之也鄭當時為大責大指而已不細苛黯多病卧
司農官屬丞史亦是也

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之上聞召為主爵都尉列於
九卿治務在無為而已引大體不拘文法為人性倨少禮
師古曰倨簡傲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已者善待之不合
也音居庶反者弗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游俠任氣節行脩繫
其諫犯主之顏色常慕傅伯愛益之為人應劭曰傅伯梁
抗直善灌夫鄭當時又宗正劉棄疾亦以數直諫不得久
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為丞相中二千石拜謁蚡
弗為禮黯見蚡未嘗拜相之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
云云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師古曰云黯對曰陛下內
云猶言如此如此也史畧其辭耳黯對曰陛下內
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幸上怒變色而罷

朝公卿皆為黜懼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羣臣或

數黯師古曰數責黯之音所具反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

承意陷主於不誼虛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

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掄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

恩也數者非一也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掄與愈同最後嚴助為請告上曰汲黯何

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亡以掄人師古曰掄勝也讀與愈同然至其

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弗能奪也師古曰賁音育皆古之勇士也賁音奔

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之矣大將軍青侍中

上踞廁視之如淳曰廁溷也孟康曰廁將丞相弘宴見上過側也師古曰如說是也

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應劭曰武帳織成帳

為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闔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曰孟說是也黯前奏事上不冠望

見黯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以更改律

令為廷尉師古曰更改也黯質責湯於上前師古曰質對之也曰公為正

卿上不能襲先帝之功業下不能化天下之邪心安國富

民使國園空虛何空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師古曰言何為乃紛

亂改也而公以此無種矣師古曰言當黯時與湯論議湯誅及子孫也

辯常在文深小苛黯憤發罵曰天下謂刀筆吏不可為公

卿果然必湯也今天下重足而立仄目而視矣師古曰重累其足言

懼甚也仄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間常言古側字也

與胡和親母起兵師古曰每因上方鄉儒術讀日嚮尊

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
 幸而黜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
 刀筆之吏專深文巧詆師古曰詆毀也陷人於罔以自為
 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心疾黯雖上亦不說也師古曰說
 欲誅之以事師古曰以事致其罪而誅也弘為丞相廼言上曰右內史
 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弗能任請徙黯為右
 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既益尊姊為皇后然黯與
 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師古曰下大
 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相客
 反不重邪師古曰言能降貴以禮士最為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

朝廷所疑遇黯加於平日淮南王謀反憚黯曰黯好直諫
 守節死義至說公孫弘等如發蒙耳師古曰說音式銳反上既數征
 匈奴有功黯言益不用始黯列九卿矣而公孫弘張湯為
 小吏及弘湯稍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已而弘至丞
 相封侯湯御史大夫黯時丞史皆與同列或尊用過之黯
 褊心不能無少望師古曰褊也望怨也見上言曰陛下用羣臣如
 積薪耳後來者居上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汲黯
 之言日益甚矣師古曰言其鄙俚也或曰積薪之言出曾子故云不可無學也居無何匈
 奴渾邪王帥眾來降師古曰渾音胡昆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亡錢
 從民貲馬師古曰貲買也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黯

曰長安令無罪獨斬臣黯民迺肯出馬且匈奴畔其主而
降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令天下騷動罷中國甘心夷狄
之人乎師古曰罷讀曰疲上默然後渾邪王至賈人與市者坐當

死五百餘人黯入請間見高門晉灼曰三輔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也曰夫

匈奴攻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舉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

費以鉅萬百數師古曰即數百鉅萬也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

為奴婢賜從軍死者家鹵獲因與之以謝天下塞百姓之

心師古曰塞滿也今縱不能渾邪帥數萬之眾來虛府庫賞賜發

良民侍養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而文吏繩以

為關出財物如邊關乎應劭曰關安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及鐵出關雖於京師市買

其法一也臣瓚口無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贏以謝天下

符傳出入為關也師古曰贏餘也音弋成反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臣竊為陛下

弗取也上弗許曰吾又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

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者數年會更

立五銖錢民多盜鑄錢者楚地尤甚上以為淮陽楚地之

郊也師古曰郊謂交道衝要之處也召黯拜為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

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臣自以為填溝壑

不復見陛下師古曰填音大賢反不意陛下復收之臣常有狗馬之

心師古曰報效今病力謂甚也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

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

矣師古曰言後即召也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師古曰顧吾徒得君重

師古曰徒但也卧而治之黠既辭過大行李息曰黠棄逐居

郡不得與朝廷議矣師古曰讀曰豫與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距

諫詐足以飾非非肯正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

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如淳曰舞

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

何師古曰言何不早言也公與之俱受其戮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黠

居郡如其故治淮陽政治後張湯敗上聞黠與息言抵息

罪令黠以諸侯相秩居淮陽如淳曰諸侯王相在郡守上

得百五十斛歲凡得一千八百石月二千石月居淮陽十歲

而卒卒後上以黠故官其弟仁至九卿子偃至諸侯相黠

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黠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

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十人漢

陽段宏始事美炭信服虔曰景帝王皇后兄也信任宏蘇林曰官亦再

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黠出其下

鄭當時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嘗事項籍籍死而屬漢高

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為

大夫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當時以任俠自喜脫張羽

於隄服虔曰梁孝王將楚相之弟也師聲聞梁楚間孝景

時為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如淳曰郊交道

四通處也。以請賓客便。臣瓚曰：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開靜可以請賓客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此謂長安城外四面之郊，耳。邑外謂之。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明旦常恐不徧。郊近郊二十里。

當時好善老言，其慕長者如恐不稱。師古曰：恐不稱，其意自見。年少宮薄，然其知友皆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師古曰：大父，謂祖父行音。

胡浪武帝即位，當時稍遷為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相。至九卿為右內史，以武安魏其時議。師古曰：議田，及實嬰事，貶秩為詹。

事遷為大司農，當時為大吏，戒門下客至亡貴賤，亡留門下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性廉又不治產，印奉賜給。

讓公。師古曰：印音牛，向然其餽遺人，不過具器食。師古曰：猶令言。一盤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師古曰：候天子食也。問隙之時，其所

稱說皆言其推轂士及官屬吏，誠有味其言也。師古曰：長考也。推轂，言

薦舉人如車轂之運轉也。常引以為賢於己，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諸公以

此翕然稱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者何也。然當時在朝常趨

和承意。師古曰：趨讀曰趣，趣不敢甚斥，臧否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屈。師古曰：屈盡，當時為大司農，任

人賓客。就，晉灼曰：當時為大司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作任其賓客於司農，載入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守，發其

事，當時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如淳曰：丞遷汝

南太守數歲以官卒昆弟以當時故至二千石者六七人

當時始與汲黯列為九卿內行修兩人中廢賓客益落師古

日落當時死家亡餘財先是下邳翟公為廷尉蘇林曰邳

音圭京北縣名賓客亦填門師古曰填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師古曰

音圭京北靜無人後復為廷尉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師古曰署曰

一死一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

迺見師古曰見音胡電反

贊曰張釋之之守法馮唐之論將汲黯之正直鄭當時之

推士不如是亦何以成名哉揚子以為孝文親詘帝尊以

信亞夫之軍師古曰揚子謂楊曷為不能用頗牧彼將有

激云爾師古曰謂馮唐欲理魏尚故以此言激文帝也

張馮汲鄭傳第二十

聖賢及諸經卷二十一



